

南華真經正義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

峻刻其意，孤尚其行。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誹，誣也。高論，怨誹大

言憤世也。

為亢而已矣。

俯視一切。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

赴淵者之所好也。

非世輕世也。枯槁，赴淵沈淪不返也。

語仁義忠信，恭

儉推讓，為修而已矣。

修，儒也。

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

居學者之所好也。

整齊世道，誘掖末俗，或遊或居，隨在皆學。

語大功，立大

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

閒處，無為而已矣。

無為，猶言閒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

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

吹，即呼。呶，即吸。吐，即呼。吸，即吸。一出，一入，吐濁

氣而納新津也。熊經鳥申。

若熊之攀樹而引氣，若鳥之伸頸而運體。為壽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

從之。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名，而眾美自不能離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

也。特舉聖人，以見得天地之真者，惟此。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平，定也。謂定理也。質，實也。故曰聖人休



焉。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襲，侵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以心性言。物以形質言。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波，流動之意。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

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知者自用之私。

故者有。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

於炫。信矣而不期。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

純粹。其魂不罷。罷，罷通疲。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

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

也。不與物交。惓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

也。天一生水。水之得於天者其象如此。故曰純粹而不雜。象水之清。靜一而

不變。象水之平。惓而無為。動而以天行。象水之清而流。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吳路名。越，越山也。皆出善鐵。鑄為寶劍也。皆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神鋒乎。精神四達並流。

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不可得而述象之其名為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二

繕性

繕性於俗。繕，緝治也。道貴率性。性稍加緝治，則流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愈遠。○褚伯秀云：張君滑欲於俗，滑汨亂也。道本無房校本學上無俗字。

於思以求致其明。愈思愈感，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治道猶以恬養知。定能生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

以知養恬。不用慧而益定。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天和理夫德和也。道理也。和理醞釀積久自成道德。德無不容。仁

也。非為仁而道無不理。義也。非為義而義明而物親

仁至樂也。不言忠而忠自大。中純實而反乎情。得其本性樂也。不

樂而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誠中形外而禮也。不言

南華真經正義繕性 四

禮自立。○五者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後世襲述忘本，制作紛紜。

皆自和理中出。彼正而蒙已德。欲人各正而未德則不冒。

此多故。能先明已德。蓋覆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強冒之則致亂。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混沌未鑿。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

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

自然。故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為治也。是故

順而不一。使人知順帝則。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荷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

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源也。漚澶散朴。漚澶離道以善者。

造適以矜美。故善見而道之自然者離險。然後去性而從於心。性天性。心人心。心與心識。猶心也。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雖逞其私。知究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博文。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

道交相喪也。世風浮蕩。廢棄無為之道。道術紛更。變亂大和之世。是世與道之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喪道則有。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道喪世則皇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

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勢使然。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

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轉移無跡。不當時命而大

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者培其發生之本。寧極者安於不動之天。

優而遊之。以觀其復。隱者固非徒隱也。此存身之道也。存身即古之存

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以恬養知。不以虛靈而馳於高遠也。

不以知窮德。以知養恬。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危然猶巍然也。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遊於大塗。德固不小

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傷德傷道。所謂微精神乎淺蹇也。故曰

正己而已矣。道之真以治身。非有他也。樂全之謂得志。樂無不全。道之備於

存其志得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

南華真經正義

繕性

五

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至樂活身無可加益樂至於無可加乃可謂之得志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

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圍猶禦也其去不可止。故

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

冕與窮約二者之境不同。其自得之樂一也。故無憂而已矣。有終身之樂故無一日之

憂。古之由存身而得志者如此。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

不荒也。非樂之自得者。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不明內外輕重。惟其蒙蔽是以倒置。

塵俗勞形。去道日遠。樂在軒冕。憂在性命矣。蒙蔽

之民。倒置之民。皆天之戮民也。循天以求志。其惟

南華真經正義 繕性 六

深根寧極者乎。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黃涇流之大也涇通兩涘渚涯

之間也渚涯也渚洲也不辨牛馬遠而莫辨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河伯馮夷也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

目歛容慙也望洋向若而歎洋海瀾也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僅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不以所聞為然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始信所聞不虛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

南垂真經王義

秋水

七

龍古蛙字拘於虛也虛通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今爾出於涯

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

之尾闕海水出路在百川之下故稱尾羣水聚族之處故稱闕不知何時已而不

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

數以此江河其大不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

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

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壘石之小穴也計中國

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稗草似稗有米而細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之一人卒九州。卒盡也以此中國人盡九州之

大計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所生所通以地言人處一焉。

九州中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

海在天地之間甚小因計及海五帝之所連。謂以揖讓相連

屬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任

任事之人盡此者盡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自多則不足語

大矣。○第一次問答義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

毫末可乎。河伯既悟自大者適形其見小小則不可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入

定見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各有局量無窮盡也時無止。各據

瞬息無分無常。人事百變終始無故大化是故大知觀於

遠近。遠則大者亦小近則小者亦大故小而不算大而不多。小大各足知

量無窮。知於大之外更有小也證曩今故。曩明也今故猶今古也

故遙而不悶。不以遠不撥而不跂。不以近可知時無

止。知由古至今者又將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

禍。不以禍為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知始必有終終而復始也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人生不過百年

若百年以前百年以後則不可以歲月計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

足以定至細之倪。小者未必極其小。大者未必極其大。○二次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答義在達觀無礙。以會其通。河伯曰。世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無外。是信情乎。河伯

又舉至精至大者為問。蓋其心猶泥於大小之跡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

不盡。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故謂其無形。夫精。

小之微也。小之微者曰精。大之微者曰大也。大之微者曰精。大之微者曰故異傾。此勢之有也。由此觀之。大小之異

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既有精粗。無形者數之所不

能分也。今精曰無形。非真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不可圍者數之

南華真經正義 秋木 九

所不能窮也。大曰不可圍。非真不可圍也。但大之盛而數有所不能盡耳。可以言

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總之可以言論。意之所不能

者。皆局於物之形。而有精粗之別。非其至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至於不可言論。意察則真無形矣。真無形則亦不可以精粗言

矣。是故大人之行。大人蓋能體無不出乎害人。不多

仁恩。純是生意。卻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為利。不賤門隸。惟道是求。若不以厮

役為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於世無爭。亦非故為謙遜。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事不假力於人。亦不重勞乎已。澹然無欲。非苟貴清。廉而

賤貪。行殊乎俗。不多辟異。冥心獨往。然非自炫詭奇。為在從眾。不

賤佞諂。和光同塵。若無嫌於附和。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

賤佞諂。和光同塵。若無嫌於附和。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

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各執是非故是之不可爲倪互爲大小故細聞曰道人不聞不著德不得不見大人無已渾然約分之至也約分謂將

分量斂之又斂以至無所謂聞無所謂得並無所謂已俾天下若大若小之類皆無可舉似即所謂不期

精粗也而道之超乎形色者見矣○河伯曰若物之

二次問答義在遺跡觀空以精其詣

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河伯未

言果不期精粗則離形以觀物又從何處區別其北

貴賤大小乎倪者物之見端蓋取以爲區別之義北

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不在已謂寵辱因人○皆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

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此言物之差等在大小而大

有小者以形其大人亦因而大之但使所形者大小

則無物不可謂之大物非自小有大者以形其小人

亦因而小之但使所形者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

差大則無物不可謂之小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暗矣其實大小無常若於大

地爲稊米可也於小之中極言其小雖謂毫末爲邱

山可也明乎此則凡差等中無常之細數亦無事區

別而已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十

分亦無事區別而可以類推矣以趣觀之趣也

其所以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莫不各因其所非而

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莫不各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則趣操睹矣。其實然非非常譬之堯以桀為非桀亦

所屬並不能定其孰果然孰果非也明乎此則凡志

趣操二者之中皆寓貴賤小大昔者堯舜讓而帝之

之義故論及之並取以為證也噲讓而絕。燕王噲讓位於燕相子之國人不

而王。白公爭而滅。白公名勝楚平王孫封於白邑由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貴賤無常小大可知此舉古人以為證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穴。梁麗屋棟也棟梁大木可作攻堅之具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十一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鴟鵂夜撮

蚤。撮捉也蚤跳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

性也。此舉物理以為貴賤大小無常之證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

無亂乎。常有治即有亂也蓋通蓋是未明天地之理

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見也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愚者不知誣則

知而妄言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差不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義不義只視乎時何常之

有。默默乎河伯。戒勿輕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

之門從無貴賤開也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人能觀有而會其無自無事區別矣○四次問答義在洗

濳識神以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

趣舍四者皆應世大端吾終奈何河伯未達前旨故

別已將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所適從也貴賤者高卑之勢勢分未忘故不能游無拘而志與

心於平衍反之則無貴無賤與道通矣無拘而志與

道大蹇大蹇者未能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多少者計

情未泯故不免逐物以施行無一而行一也與道參

謝之則無少無多與道渾矣無一而行一也與道參

差參差者未能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

若祭之有社繇繇即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

無窮泛泛流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心普

而無心並不見其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萬物

承接引翼之跡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

猶無私也惟無私故能視萬物為一道無終始物有

體而知其各足並無或短或長之異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有死生則物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虛滿遞乘則年不可舉已往之年莫再時不可止未

之時方長故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以語大義之

不可挽而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謂示以妙道之行者是在是非常言

至道虛通未可措意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

於何為何不為也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道既莫測物

者當為何者夫固將自化夫由變而化物理之自然

不當為乎夫固將自化夫由變而化物理之自然

則無所適從之中自有適從不為俱不以成河伯

見參矣五次問答義在大通自在以解其懸河伯

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謂既無為不為之分而一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輕言察乎安危。

寧於禍福。寧安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天主人在外。人順於外德在乎天。人之得於天者為德。故曰。德在乎天。知天

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位猶居也。在天在人。默具真

常處於得。踳躅而屈伸。踳躅者。若卻若前。反要而語

而無失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能自反。以得其樞要。動不乖寂

極。亦語不乖默。莫非虛通之極。則此惟知道者能之。

何言道不足貴邪。○六次問答義在守純養和。以造其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

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絡。通穿牛鼻。是謂人。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三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有心曰。故。無以得。殉

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守此三者。乃能性修。反

七次問。答義在深。根。寧極。以全其天。道之效。徹始徹終。允為元理。中無上妙諦。

夔憐虻。夔。一足之獸。虻。多足之蟲。憐蛇。蛇無足。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遞相愛其行之速也。夔謂虻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蹕。踰。蹕。行不

常。子無如矣。言世更無如我之簡易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疑

勉。虻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為珠為霧。雜然而下。唾

強使之然。至如珠之多。如霧之細。今子動吾天機。純任自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音均。此天機不能相易。吾亦任天而動耳。安用足乎。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像也。謂有可見之形像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蓬蓬然而似無有。並無形像，可見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信如然。子言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鱗，通踏也。唯無形以力勝於我。雖然，夫折大木，董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此證無以人滅天意也。凡物之動，各有天機。而不雜形似。惟風並形似而無之。純以天行，斯為大勝。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彼狂於人為者，徒役役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至於心目二者，運行尤速。然以近在吾身，故可不言而喻。人能於心目之間，求得其大勝，則更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矣。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宋當作衛。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知無得失。時有窮通。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止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陽虎

會暴於匡故也。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證無以故滅命意也。夫臨難不懼，遺死生矣。尚何命之足言。蓋聖人葆其真知以求真道，雖險阻

盡歷而志氣不衰。其謂命有所制者，非制於天實制於己也。至人事之窮通，則皆視若浮雲，而以無

心付之耳。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能合能離，操縱自我。然不然，而我不謂然，可

不可。而我不謂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

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世茫焉異之。茫然自失之意。不知論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五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喙，口也。敢問

其方。敢問是何方術。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埒井之鼃乎。埒，陷也。埒，井壞也。謂東海之鼃曰：

屬鼃。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跳梁，跳躑也。井幹，井垣也。入休

乎缺甃之崖。井中累甃曰甃。甃，有缺處故若崖也。赴水則接腋持頤。

則以兩腋拍水而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背還軒蟹與

科斗。還，謂回頭也。科斗，井中赤蟲科斗蝦蟆子也。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埒井之樂。跨，越也。時，止也。此亦至矣。其樂已極。夫子

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

矣。不能展動。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告鼃以海之大。夫千里之

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

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

為加損也。崖，岸也。夫不為頃久推移，頃，頃刻也。不以多少進退

者。多少，謂雨水也。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

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真境

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羹以口舌爭長是猶使蚤負山，商蛇

馳河也。商蛇，即馬蛇蟲。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利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

趾黃泉而登大皇也。彼謂莊子趾踏大皇天也。無南無北，爽然四

解淪於不測也。爽，猶釋也。釋然達於四方而淪於不測之地。豈分南北，無西無東。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六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立於無極之先，反而歸於大通之道。豈分西東。○東通韻，舊作

無東無西誤。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規，規求貌。

察，小言也。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子且歸而思之。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與。壽陵，燕邑。餘子，未丁之夫。邯鄲，趙都也。未得國能，未得彼國之能。又失其故

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匍匐，以手據地而行也。今子不去，將忘子

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而不合，哇，張口貌。舌舉而不

下，乃逸而走。

此與下二章皆證無以得殉名意也。戰國好名之士，競以口辯為先，不務真修，而徒誇虛譽，是求得而轉失也。故首及之以為殉名者戒。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楚王威曰

願以竟內累矣。竟通境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巾笥藏

覆以巾也。笥。藏衣之器。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

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國爵為殉名者所羶慕。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鵷鶡。鳳屬子知之乎。夫鵷鶡發於南海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七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非醴

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鶡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怒

拒物聲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富貴浮名。至於攘奪。是殉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梁。橋也。莊子曰。儵魚出

游從容。儵。魚小魚也。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

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語。端也。子曰。安知

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言子明知我能知魚之樂。故如是問。

也。我知之濠上也。魚遊濠上而樂則知

此證反其真意也。常人迷失真性。每至憂患相尋。漆園惟能自得其樂。故能知魚之樂。夫魚之相忘於江湖。猶人之相忘於道術。觀物觀我。妙契真機。道圓而通。洋洋乎得大自在矣。

至人訪道精益求精。時命不計。名譽不爭。昏昏默默。惟希自適其樂而已。昔鐵腳道人。和雪嘯梅。而讀此不輟。其殆別有會心者乎。

商華真經正義

秋水

六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者樂之實

際。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實有此

至樂活身之理。但未知人之趣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以此能招所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以此能招所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目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本冀養形反以傷生

計亦愚矣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

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為固位計也其為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九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精神惛惛久

憂不死。壽則憂愈久也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

天下見善矣。人稱其善未足以活身。殉名受禍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身赴難以為不

善矣。足以活人。救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卑身也

言諫君而君不聽。當卑身循君。勿與爭善。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身受誅戮

不爭名亦不成。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無有哉。言不足為善。

以上極言天下尊此四者之誤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

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經

誣然。如將不得已。誣。誣。專確貌。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

亦未之不樂也。云不樂者言耳。其心殊不爾也。果有樂無有哉。言不足為

樂。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樂苦不明。故雖是非難定。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為者有樂無苦。至樂活

身。活身乃第一樂事。唯無為幾存。庶幾身可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

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化。芒乎芴乎。芒通荒。芴通惚。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

象乎。於天地之分處。驗無為則清寧有常。萬物職職。即天地之合處。驗無為則化生莫測。

多皆從無為殖。殖。生也。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有

者實本於無為天。地如此在人可知。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人能無為則為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字

若之何。舍身以求樂。大道活身。斯為至樂。世人狃於俗見。其所甚樂者。實皆甚苦者也。苦樂不分。去道遠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足踞。几上其狀。

如箕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長育也。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槨然。槨。通。察其始而本無生。生。謂知覺運動。

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偃息也。偃然而寢。以天地為巨室。死者不自知其死也。而我嗷嗷

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妻者偶也。莊子之喪妻。猶南郭之喪偶耳。鼓盆而歌。非卽心如死灰之證乎。

支離叔與滑介叔。支離忘形。滑介忘心。皆寓名也。觀於冥伯之丘。冥伯死者之稱。丘崑崙之墟。通墟。黃帝之所休。黃帝所蓋眾墓所在。

柳生其左肘。柳瘍也。柳多癰腫。故以為瘍癰之喻。其意蹶蹶然惡之。蹶蹶不安。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

假借也。人以四大假合而生身。假之而生。生者身又假之而生。

之類。亦是塵垢也。暫湊集耳。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冥邱之

物。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以假合生。自以幻化滅。不生不滅。黃帝之所休也。能得此大休息。則色身之生滅。不足言矣。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頭骨也。髑髏。空枯貌。擿以馬捶。擿。擊也。馬捶。旁

擊也。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

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

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

言。諸。猶凡也。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從。通縱。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

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憫髀深曠曠恨張目也。額曰曠曠皆愁貌。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極言死者之樂所以明生者之憂也。人能於生之時求得其至樂活身之道其庶幾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曰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也褚囊也。

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也綆索也。夫若是者言管子之爲是說以爲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命稟於天而各成其性形

受於天而各適其宜此蓋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者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

兩華真經正義 至樂 三

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

不得不得則惑人疑人之妄言惑則死將加人以刑且女獨不

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鳥名爰居止魯東門之外魯侯御而觴

之於廟御通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

視憂悲不敢食一瓣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

之深林遊之壇陸水中沙澗曰壇陸壇與澗通浮之江湖食之鱸

鱸鱸皆山鱸鱸皆小魚名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與眾鳥俱彼唯人言之

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譏譏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

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樂聞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

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

不同其事。知其異。之名止於實。不沒其真。義設於適。不違其宜。是

之謂條達而福持。蓋謂條理通達。受福而能持也。

以人養物且當酌其宜。矧在事君。凡事君者類然。而況其真乎。

列子行食於道從也。從旁。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

撻撥唯子與女知。與汝相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養。憂心不定貌。詩中心養養是也。子果歡乎。言不以死為憂。樂種有幾。種

化機不得得水則為隘。浮塵得水氣若斷若連。其名為隘。隘者相繼續也。蓋水苔欲生

之得水土之際。水氣土氣相交之處。則為鼃蟻之衣。也。生於陵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屯。屯。阜也。則為陵鳥。草。陵鳥得鬱棲。糞則為鳥足。草。鳥

足之根為蟻蟻。蟻。蟲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蝶亦化而

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無皮。其名為鴝撥。鴝。鳥也。撥。鳥

干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鳥。乾餘骨之沫為斯彌。餘

骨口中流沫。化斯彌蟲。斯彌為食醯。斯彌復化。頤輅生乎食醯。

頤輅之蟲。又黃輓生乎九猷。輓之蟲。又從九猷化生。

從食醯而生。黃輓。黃輓蟲化為腐蠶。蟲。看。羊奚比乎不

簞。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比連於久青寧。青寧生程。

程生馬馬生人。程。或謂蟲名。或謂豹之別名。郭註謂青寧三句。俗本多誤。姑具錄之。竊窺經旨。殆謂蟲臂鼠肝。聽之造物。百昌既反於土。則由臭而腐。由腐而化。感於所遇。以形相禪者。復轉禪轉。

生。蓋人之餘氣。可化爲萬物。萬物之精氣。皆可化而爲人。事至變而理至微。能會其通。自可無泥於名物也。人又反入於機。機者陰陽摩盪消長之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能不出不入。斯

氣化形禪。假合不窮。顛倒眾生。死生皆幻境耳。舍幻求真。須知別有不死不生者在。

大道無爲。活身其效也。能遺棄死生。一念不起。是無爲始基。能超出生死。萬變不渝。是無爲定境。至無爲而無不爲。則其身常存。其樂亦未始有極。固非特犯人之形。而一得自喜者比也。蓋道力勝而氣化無權。邴邴乎先萬物而誕登矣。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五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為。雖為達命

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無奈何。雖知養形必先

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而天有生

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外強而中生

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人以

為要。既失此要。義世間事。尚何者。足為邪。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

不免矣。既在。世中。夫欲免為形者。欲免。動作之勞。以

形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心正。氣平。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平則與彼更生。天地之氣。自外更生則幾矣。近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謂棄世者。忍而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陰盡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先。天氣也。能合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迴顏補腦。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本為天地所生。轉以贊天地。之化育。道所謂宇宙在手也。

也。遺棄世事。乃更生之門徑。由此而精之。積累成

真。人道盡而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遁甲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懼。躡虛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無礙。蹈火不熱。行

是純氣之守也。

善守純陽之氣。非知巧果敢之列。知

果敢世俗所尚。至

人之守不在此列。居子語矣。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相去不遠。夫奚足以至乎先。至乎先

天返先

是色而已。固於物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

所化。物即老子所謂恍惚中之物。造乎不

形無色相也。止乎無所化。不變滅也。夫得是而

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得是道而窮盡之。則形神合

陽純所以能不被將處乎不淫之度。念止於規中也。室不熱不慄也。彼謂得道者淫

過而藏乎無端之紀。神休於祖竅也。紀緒也。遊乎萬

物之所終始。物之成終成始。陰陽之進退為之也。遊

壹其性。不雜。養其氣。不傷。合其德。不難。以通乎物之所造。求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乎先。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純陽之氣守於身者得其渾全。其神無卻。

物奚自入焉。不為物禦者。且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

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

而不懼。雖選觸於物。而其神不動。被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

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藏神於自然之天。故莫之能傷也。復

讐者不折鏌干。鏌干。劍名。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鏌

飄瓦。俱以無心。故不招折怨之傷。○上言為物所忤。而

不懼。此言有忤於物。而物亦不以為嫌。蓋皆即淺

形深藉喻守氣之道。須純任自然。方無戕賊之害也。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道則均可致。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鑿混沌之窾。而闢虛靜之門。開天者德

生。開人者賊生。得於天故曰德。以人故曰賊。不厭其天。忘不忽於

人。勿助民幾乎以其真。能反乎真。斯至人矣。

氣無形而附於形。能並形而化之。斯出有入無。即氣而即神也。神氣合一。是為真人。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痾僂。曲瘠也。承蜩。謂持竿黏蜩也。

猶掇之也。如手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

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手顛則竿頭易動。學至五六月拈蟬之時。能累

二丸而不落。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差者。不過錙銖之間。累三而不

墜。愈精則失者十一。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乃

復精則失者十一。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乃失吾處身也。若掇株拘。楸樹也。株拘。吾執臂也。執堅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志專如此。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惟專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其志不分。其神自合。不學承蜩而學承蜩者之專一。則道也。進乎技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津人操舟

若神。便捷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浮拍於水曰游。好泳游者數習。則能所以云可學也。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没人能驚沒於水底者。不待見而便操。蓋謂其不學而能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故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

不特與水相忘。且視水為陸。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舟覆於水。

於坂也。覆卻萬方。萬端。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明之舍。惡也。

往而不暇。神定則隨。在暇豫。以瓦注者巧。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以瓦為注。得

失無動於中。故以鈎注者憚。鈎帶鈎。憚者。恐其不中也。以黃金注

者殫。殫。則心智昏。亂。賭益不中。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矜。惜

鈎金。神凡外重者內拙。雖巧。亦拙。

入水不濡。形神俱妙。惟利害忘於外。斯精氣固於中也。世人貪生孤注。岸遠津迷。曾亦知汎汎中流。

固在此游。行。自在者邪。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也。吾子

南華真經正義。達生。天。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

庭。拔篲。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

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性命雙修。道無偏廢。有所廢則有所後矣。故急須鞭向前也。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

共利。潔清自守。以畜精神。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也。簿。簾也。

懸簾簿。以蔽門。小家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以求温飽。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

藏不偏於內無出而陽不偏於外陽若稿木柴立其中央之孤立

無心而得中也內外適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

中則亦無所謂後矣備稱至人矣身名俱泰何患之有以下二夫畏塗者

險阻喻蓋即患之不可不防者為學人曲示也相戒必盛卒徒

而後敢出焉勿由必盛卒徒所當取以社

席之上為畏者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患之

者隱伏而不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視之官玄端禮

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服牢豕室筴音策木柵也齊

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尻脊骨盡處彫則

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

中錯置也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

上聚僂之中則為之豚通篆畫飾也楯通輶喪車也

聚叢積也僂通叢音柳棺之牆飾以木叢棺而致飾

於外故曰聚僂此蓋謂常人生死不顧但使不失富

貴則為之豚楯聚僂榮死之具死而得此虛為彘謀

榮與祀神之牲高據雕俎之上事正相類也為彘謀

則去之此言患之明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知而故蹈者

學生之功不容偏廢傷生之處不可不防蓋養生

者取諸益遺生者取諸損世人昧於養生非偏於內即偏於外其不能遺生之故則又以衽席之上

為樂境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諛為病誤諛神魂不數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无

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神搖故也。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忿滯鬱結也。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

履。沈水於處。竈有髻戶內之煩壤。糞除後積土處也。雷霆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

處之。水有罔象。土有羸。山有夔。野有方皇。亦作彷徨。澤有

委蛇。履髻雷霆陪阿鮭蠶泆陽罔象。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皇子曰：委蛇其大如韞。居

輪之中。大故獨問委蛇也。皇子曰：委蛇其大如韞。居

可容軸者。其長如轅。轅車前曲木上鉤衡者。紫衣而朱冠。其爲

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

殆將霸也。桓公戰然而笑。曰：戰然大笑貌。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見怪則病生。不以爲怪。則病去。怪者心之魔也。常使此心見如不見。則道日進而魔日退焉。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鬪平。已可。曰：未也。

方虛憍而恃氣。虛憍。客氣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嚮。通響。聞聲觀影。猶動心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餘

未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聞他雞

動也。望之似木雞矣。精神凝定。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

南華真經正義

產生

三

養雞猶養氣也。而馭氣者心。心不動則神凝。神凝而氣益足。老子曰：弱其志，強其骨，能如木雞，似弱而實強矣。

孔子觀於呂梁。呂梁地名石絕水曰梁。縣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流沫

四十里。從極高陡下，故流沫最遠。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水至急故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

拯之。並流沿流，沿塘下堤岸下也。數百步而出。丈夫已自出也。被髮行歌而游於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齊通濟水，澁入處也。與汨偕出。汨水涌出處也。從

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順水出入而不以己之私與之。此吾所以蹈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

而安於陵。故也。素習。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

從水出入而不為私。道之所以法自然也。緣督以為經。有志於養生主者。可以悟矣。

梓慶削木為鐻。梓梓人。大匠名。慶者為之。鐻，簞也。鐻成也。雕鏤為飾。用以懸鐘鼓者。

見者驚猶鬼神。精妙絕倫。非人所能為。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

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

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氣損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故不敢耗。必齊以

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齊五日。而不敢

懷。非譽巧拙。忘。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忘。

我

我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三

輒然忽當是時也無公朝忘勢若不為公家削之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外物滑心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生質形軀至

矣然後成木質宛然恰可為見鑿然後加手焉恍有一成

鑿在目乃不然則已否則甯則以天合天純任自然以神遇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誠至精通技成若神求得乎自然而進而上之其即雕刻眾形而不為巧者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東野姓稷名進退中繩也直左右旋中

規也圓莊公以為文弗過也雖組織之文弗能過使之鉤百而反

驅馬旋回如鉤之屈百遍而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也密默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五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力竭則敗馬猶人也世之奔馳索死不肯暫休者可以猛省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謂但以手運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

履之適也忘要通帶之適也忘即不以心稽意適即不極意明明曳履束帶

而不覺有物在是有物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

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外俱忘始乎適而未嘗不適

者忘適之適也凡人於適意之端初意以為甚適及相習日久視為固然遂並當日意中

所謂適者亦與之淡忘矣

忘適之適道之真境湛然常寂和豫通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詫怪問也。扁。姓慶子字也。休居

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

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通。擯。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

哉。休惡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墮肢體。遺其耳目。黜聰。茫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茫然無知貌。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為道日損。而不自矜。長人以仁。而若不自主。今女飾知

以驚愚。飾。知以驚人之愚。修身以明汗。修身以明人之汗。昭昭乎若

揭日月而行也。過於炫露。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

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言炫露如彼。宜招禍患。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

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

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

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

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也。何罪之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

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任其自止。浮之江湖。

任其自遊。食之以委蛇。任其自食。委蛇自得也。則平陸而已矣。陸道也。言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卷五

平常之道以鳥養養鳥者不過是也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款小窳也。窳之開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非平常之道。譬之若載鼃以車馬。鼠小樂鳩以鐘鼓也。鳩小彼又惡能無驚乎哉。下士聞道不笑則驚無以益其明而遠以滋其惑。此傳道者所為長太息也。

精氣神三寶闡發無遺是參同悟真之嚆矢也。長

生久視道盡於此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通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亨通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

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有材而不以材自見。所謂材。不材之間也。將者審度之詞。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非道也。故不免於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壹

累蓋累於不榮辱。一龍一蛇。屈伸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上下無常。一循乎自然。浮游乎萬物之祖。游心於未始。物物而不物於物。通乎鬼神造化之消息。而不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私人倫之傳。常人所習者。則不然。合則離。有合則成。則毀。有成則廉。則挫。見挫尊則議。尊則有離。成則毀。有毀廉則挫。見挫尊則議。尊則有為則虧。為此必賢。則謀。忌其賢。不肖則欺。知其愚。胡可得而必乎哉。由是言之。則材不材皆不免於累。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外更無樂地。

材不材皆難免乎世。惟至人純任天刑，得大自在。其所謂浮游乎萬物之祖者，其即逍遙乎無何有者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

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警雖饑渴隱約，人不知

無由乘其饑渴而餌之也。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胥相也，而求知

焉。定也。鎮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

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三

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

為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

欲。知作而不知藏，作耕作，藏蓋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

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

矩。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

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將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

自卑而與物化。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

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性淡泊則內養足也。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

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超然物外故有

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謂為人所仰故堯

非有人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

累不有除君之憂不見有而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

大莫猶廣漠以上皆所謂虛已而游也方舟而濟於河方並有虛船來

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偏狹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

張歛之張開也歛收也呼他撐開收攏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

是三呼邪邪著力之呼聲也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

今也怒何向也虛而今也實實故怒也然則人能虛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三

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建德之國大莫之國即道德之鄉也其要止在虛已致虛之極去人日遠去道日近矣被第視為防

害計者於此尚隔一塵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歛

之財以為壇乎郭門之外為壇以祭因禱於其所三月而成上

下之縣鐘架有兩層故言上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慶忌

王族周曰子何術之設言此三月之中朝夕從事勞

神明之地毫毛不損乎想因見其奢曰一之間無敢

從容歲事略不動心故發此問也

設也純任自然抱一而已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且所謂方術者皆雕琢性靈之具也吾方欲人於

雕琢之後復還其太朴之自然更何術之敢用哉

侗乎其無識

不起意見也

儻乎其怠疑

不怠趨赴也

萃乎芒乎

其送往而迎來

草木叢生而無心所謂萃乎芒乎也送往迎來之時其意境如此

來

者勿禁往者勿止

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

梗頭也曲傅柔順也曰從曰隨皆任之之意自窮者在彼轉若出於不得已而有以自

盡也奢之行其所問而不以術見者如此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

有大塗則益無待於設矣大塗猶大道也奢既白其非術而又不敢

謙言如此以道自居故

至人之心常應常靜小術不用大道自生讀此可悟抱一虛中之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

大夫稱任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

其名也

南華真經正義

嘗言不死之道

謂試言不致犯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

意意

燕也其為鳥也

紛紛猗猗

皆弱飛舒遲貌而似無能引援

而飛

羣飛乃飛迫脅而棲

羣棲乃棲迫脅者脅相接也進不敢為前退

不敢為後

從容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欲啄隨行不敢越次是

故其行列不斥

斥如斥候之斥不斥不戒備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

以免於患

以上言燕以不露其能故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一者皆才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

終名成者虧

終孰能去功與名而

還與眾人

功名藉眾而成還道流而不明居

道會其通彌自

穎時未敢顯然居也得行而不名處德踐其實不求聞達非以虛聲處也純純常

常純一其心乃比於狂如猖狂之無知削迹捐勢迹形迹不勢勢利不

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不聞聲聞

子何喜哉何喜於自見而招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

子。逃於大澤。衣裘褐褐毛布也食枵粟枵通芋栗之屬故曰枵粟入獸

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世路顛危。聖且難免。其他可知。然必如意怠之謀。生亦苦矣。燕襲人間。何若鴻冥物外。世有抱不

死道者。吾知更在東海之東。

孔子問于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南華真經正義山木 五

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亡名亡

逃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布錢

貨也。赤子之布寡矣。身價遠不如璧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過於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

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

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翔佯猶備佯也絕學捐書。弟子無

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無可他取於前而真意愈覺相親動以天故也吳口桑

序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冷曉也。謂以眞言曉示禹也。女戒之

哉。形莫若緣。緣因也。形之動。莫若因其自然。情莫若率。情之發莫若率其天真。

緣則不離。不離本性。率則不勞。不勞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

以待形。不求文飾。即誠即形。又何待哉。形者形於外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足於已。自無待於物。物者何學與書之類皆是也。

有待於外。則世患頻仍。求屬於天。則道心不凝。至人和光。同塵無入。不得皆自形緣情。率中來。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

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柶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

南華眞經正義 山木 四

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柶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焱氏之風。神農之風詩。有其具而無其數。有擊木之具。而

無節。有其聲而無宮角。有歌聲。而不注音律。木聲與人聲。率然

有當於人之心。雖無節。奏音律而開爽。合於人。心。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開釋也。顏回

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

造哀也。廣已謂恐其高視於我。而不在規矩之中。愛已謂恐其切念於我。而有動於性情之際。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天損只安之便是受故易人益須去之

方是不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於今為始者在

受故難無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悟徹天人為卒在人在

定之局無回未能忘情於我之歌回抑思今之歌者涉於張亦了無憂苦

果為誰乎蓋言猶是不受損益之故我也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

也皆天地流運動萬物而言與之偕逝

之謂也吾惟順化與為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

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

謂安之便是無受天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

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進也初進之爵祿並至而不窮

南華真經正義山木 聖

人益物之所利然不過借外乃非己也於性分吾命

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竊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君子賢人之

方是無受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燕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不待周雖落其實口啣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襲入也言入社稷存焉爾社稷以祭土穀

養也言但以暫時託居生養在此耳春來秋往非常

處也彼貪爵祿而戀戀不已者真鷓鴣之不若矣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

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

正而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

會之際我以為方來者轉盼而又

爲過去此所以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夭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性或以性分有所加損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然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也上下同流神明默契

於造化推行之故勘破真源則人世遭逢不啻電

光泡影尙有何物足爲我累天人合一妙契自然

所謂體逝而終者非謂隨波逐流正所以盡性至命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名樊藩也謂游栗園藩籬之內也視一異鵠

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回感周之類而

集於栗林感觸也栗林栗木之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

逝則不集於目大不覩覩則不蹶裳躩步疾行也執彈

而留之留何便也視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

而搏之執翳謂持之以自蔽者蓋欲乘蟬之不見而取之也見得而忘其形異

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失其常性故不逝不覩莊周怵然

曰意通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蟬而類推之相召者

無窮相累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之虞人掌栗

也諱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三月當是三月不庭不暢適也蘭且從而

問之蘭且莊夫子何爲頃問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

形而忘身見雀之異形耽耽守之以伺其便觀於濁

水而迷於清淵濁水喻物欲清淵喻道妙且吾聞諸夫子曰夫子謂老

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忘身之他禁違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望

俗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遂於外誘失其本真栗林虞

人以吾為戮致虞人肆其詆詈以吾所以不庭也

人於方寸之中偶萌一念便有無數倚伏之機利見於前害乘於後相召相累輾轉不窮即蟲鳥以借觀其顯焉者也漆園三月不庭現身說法非徒慨入世之難正以掬洗心之不易耳

陽子之宋陽子陽朱也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彼自以為美吾不知其美也

其惡者自惡彼自以為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不自矜也安往而不愛哉

人人有一我見橫隔胸中去道乃日以遠此見一除則弱志虛心無人不得天門從此開矣

南華真經王義山木

塵網彌天憂患百出志道之士必於此關參破方能安身立命悟入性真譬海上之有神山欲造其

巔先求航濟否則烟波淼淼喚渡無人雖復方丈

蓬瀛羅列彼岸其如可望而不可即何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方之名。稱道數當。

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居東郭。因以為氏。順子其稱也。文侯曰：

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心則天。虛緣而葆真。虛已順物。以養真宰。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言責。使人之意也消。不肖之心自消。蓋真意所貫徹。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

自失之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器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儻然。口鉗而不欲言。不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喻所學之粗也。土梗土人也。夫魏真為我累耳。言以勞形國事未得專精於學以復其真也。

真道甚大。體之者惟真人。世情迷於假合。所學皆土梗耳。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

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我猶起予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蓋徒知飾貌飾言，以冀動人觀聽者。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目觸之而已，知道在其身，亦不可以容聲矣。不待以容聲，測以測之也。目擊道存，以真遇真，故也。俗儒那得知。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卷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此喻迹之可循者。

夫子奔逸絕塵。瞬息千里，蹈塵無迹。此喻以神運者。

回踵若乎後矣。

瞳直視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其跡若可循，其神不可及也。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

此即亦步亦趨亦馳之喻，而質言之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

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期人信，而人信之。不比而周，不

人親而

無器而民蹈乎前。

不設規矩，而人自履乎道。而不知所以

然而已矣。索解不得，欲從末由。仲尼曰：惡，詞可不察與？夫哀莫

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陽氣盡則心死，所謂近死之心，莫使之復陽也。心死

而身亦旋亡，故曰次之。

言外有死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比從也。從日之東。西以定方向也。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存亡猶作息也。萬物

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之死亡。氣之盛衰。猶依日之出入為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不化猶猶依日之存亡也。

而動。效猶感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時無間斷。未

然其成形。但見和氣薰蒸。成此形質。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且以是

日徂。知命之不可知。未由規畫於未來。故日無一息之停。吾之與日俱徂者。亦不暫停。未嘗以天定勝人。自委於命也。

曲示所以奔逸絕塵之故。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與。就其不暫停者而論。則吾之於汝。雖復也挽留無術。伊可哀矣。夫子語回之意。蓋勸其遺跡取神及時征邁。否則過此以往。與日俱徂。吾之為吾。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更不能緩。以待汝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但明於吾所顯著。是

也。彼已盡矣。彼所著者已過。而不留了無餘蘊。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虛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

亦甚忘。服者。思存之謂言。吾與汝本無可執。撫今思昔。過即成忘矣。雖然。女奚患

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由故成。忘惟能於

不忘處體認。則雖奔逸絕塵。終當相及。何必有瞠若

乎後之慮哉。此又於不易及者。示以求及之方也。

惟恍惟惚。大道之真。非幻相亦非粗跡。學道者急

起而直追之。譬之觀人走馬。瞬息已過。而他人之

聲音笑貌。已歷歷默識於心。是於相忘之中。別有

不忘者在也。於其不忘者。精以求之。斯道之真境

得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被散也。乾。乾曬也。熱然

矣。

似非人。慙然不孔子便而待之。自便也。少焉見曰。丘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掘。通兀。不動貌。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謂父母未生前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

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辟。卷不。開也。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者。且然。

而未必之詞。言姑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其近似者。以擬之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天赫赫發乎地。陰陽五為。其根也。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紀。綱。維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

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皆言物之。外別有主。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第七

宰乎物。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主也。孔子曰。請問遊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

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覓。疾。惡。

也。易。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雖有變易。仍不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不入者。不留也。過而不留。

失其水草之常。則常者終不變矣。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萬物同此天。下。即同此真。

宰。得其所一而同焉。與真一。合德。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

而死者。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

之所介乎。介。猶。際也。棄隸者若棄泥塗。隸。謂以勢。分相屬者。知身貴

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極盡夫孰足以患心。得一以真。已爲道者解乎此。

惟既履道者知之。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

心。假借也。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脫免也。謂皆不免於修爲也。老聃曰

不然。夫水之於沟也。沟。澤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自然。至潤物。

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物自混成。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

曰。上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喻覆於甕中。無所見也。醯雞。酒蟲。一名蠛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初者。道之真元。宗者。道之真宰。人苟得之。則貴在於我。物莫能離。至美至樂。視軒冕如泥塗矣。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

南華真經王義 田子方 吳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句音矩。緩佩玦者。緩五色絲繩。穿玉玦。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公固以爲不然。言公如不信。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

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

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

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
舉魯國而儒者一人。真道之難可知。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沒井是也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禪

爵祿死生不入於心。皆以完其真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受謂受命也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在外謂猶有在舍外而不即入者皆極言眾史之迂緩矜持也有一史

後至者。儻然不趨。儻儻舒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

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般。築。箕。坐也。嬴。露。其。形也。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

道之真以持身得其真則如如自在畫史其易見者也。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兪

文王觀於臧。地名地見一丈夫釣。分明而其釣莫釣。又似意不

在。非持其釣。不是執釣魚以為釣有釣者也。別有釣意常釣也。即不執竿

也。亦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

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

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通乘駁馬而

偏朱蹄。馬色不純而蹄偏於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謂此夢兆乃先君王靈神之所

致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

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未嘗變一法

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

羣。不復樹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居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六

斛四斗。斛十斗。恐大小異式。故不敢入境也。○皆無為而自治也。列士壞植散羣則

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

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孫月峰曰三句疑是註語。文王於是焉以為

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

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以示有心為政則政不可

為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安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

直以循斯須也。特循一時之耳目以成人之功。心普萬物而實無心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臧丈人蓋善全其真者。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謂盈貫也。引引弦盈貫。措杯

水其肘上。前手直而平可置。杯水於上言定也。發之適矢。一矢。復杳。第

矢已復在杳。將放也。杳以朱草為之。所以方矢。第二

韜右手食中無名三指利於放弦者也。去復寓。第三矢又已寄在弦。皆言其便捷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如木

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自

後視之。稍若遂巡。三分其足。一分退。至揖御寇而進

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揮斥縱放之意。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恟目之志。

心怯故目動。恟猶瞬也。

爾於中也殆矣夫。

不射之射。射之真也。至人守氣凝神。其效如此。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栩栩然。和適貌。鼻間如此。息以踵之證也。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

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耳。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

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與我無與。在我邪。亡乎彼。令尹無與。方求道之真。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五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

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也。介礙入

乎淵泉而不濡。濡濕也。處卑細而不僿。僿病也。充滿天地

既以與人已愈有。

孫叔敖少得真常之旨。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凡國名。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俄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凡君曰。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吾存。吾所存者真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

真存者無一亡也。真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

萬物皆幻相也。惟道爲真。能與道合。斯真人矣。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至



萬物皆幻相也。惟道爲真。能與道合。斯真人矣。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知識也。登隱奔之邱。知本不足

然北者玄方。玄水者玄地。隱奔之邱者隱然奔起。似有邱而無邱。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遭妙人而適遭無為謂焉。寓名無為謂者道。妙本無為無謂也。知謂無為謂

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

道。服事也。何從何道。則得道。道由也。三問而無為謂不答

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本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

玄。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求登狐闕之上。狐闕。寓言狐

而覩狂屈焉。猖狂放屈不拘。迹相亦寓名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狂屈曰。唉。慢應聲也。予知之將語若。幾落名言。不知中欲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言而忘其所欲言。究竟不可名言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帝

者主宰之宮。寓言方寸也。見黃帝而問焉。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中。見黃帝而問。寓言求

諸心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

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謂無為謂。與狂屈也。其孰是邪。西者孰是。黃帝曰。彼

無為謂真。是也。道之本然。狂屈似之。庶幾合道。我與女終不近

也。以有心故。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

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道德純任自然。致之至。仁可

更相浮偽。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

為物也。已落形質之中。欲復歸根。欲反於未生之前。不亦難乎。其易

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如春草之榮。死也生之

始。如園果之落。孰知其紀。生死循環其綱維。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

患。若果有聚散而無窮盡則雖或生或死此氣常存任之可也。故萬物一也。本無二理。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以生為神。其所惡者為臭腐。以死

為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為神奇。得氣故也。神奇復化為臭腐。盡

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通天下之生死故也。聖人故貴

商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雷

一。惟聖人寶貴此氣。故能薪盡火傳歸根獨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

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

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

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無為謂終於無

言妙諦也。以視狂屈。未免又多此一聞。

大道渾成。參不得一毫知識。有心即乖。開口便錯。惟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自然元珠流露。活潑潑

地於虛極靜篤之際。放大光明。絕不與諸緣作對。所謂一也。得其一萬事畢。此即知者。所以不言之

與故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氣候明分。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不待辭說。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言即天地之精。

與彼百物。之化。觀之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如此異變。如

測其所。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但見日變月異。萬

而更無盡時。扁音。幡幡然變易之象。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

之成體。小無間。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

變化。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不爽。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油然無所係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堯

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道者自本自根。觀於天而益見。人能以自然者法

天。則歸根為不難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體靜。一女視。神天

和將至。則沖和。自復。攝女知。心歛。一女度。氣專。神將來舍。則神

歸。德將為女美。道將為女居。此驗。自然有。女瞳焉如新生

之犢。瞳焉無知。直視之貌。而無求其故。無庸推測。既往。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使此實。知。迷於幻妄也。不以故自持。有心。故。媒媒晦晦。猶

也。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始未可以。直揭道之真境。所以使人葆其真。曲示道之悟境。更以使人開其悟。或睡或歌。皆妙諦也。而妙道於

是乎傳矣。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未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委者遺賸之意。和順皆以氣言。此皆天地遺賸之物。形相禪故曰蛻。言此皆天地遺賸之物。人偶得之。未可據為己有也。○生理性命。賦於身之初者。孫子替於身之後者。因委形而遞推之。皆以發明汝身非汝有之義。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不期然而然者。又即身中小體而言。三者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此言此皆受形之初。一點健動之陽氣使然。若此氣一息。則將不得行。不得處。不得食矣。又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焉知所往。所持所味乎。由此類推。舉凡附在吾身者。更何者可得據為有邪。大道非有非無。孰著此道以為己有。便不是道。佛書云。人法雙忘。乃成空到。此西土微言也。不意早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冥間。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搃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澡雪。滌其舊也。搃擊。去之也。夫道官然。難言哉。將為女言其崖略。官然。深崖。邊際。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所自出也。形本生於精。此後天者。命而萬物以形相生。生生不已。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物

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不知所出。四達

道破。

被南華

道破。

道破。

之皇皇也。

大通溥博。○道之物物者如此。

邀於此者。

邀如邀諸路之邀。此謂道也。

四枝彊。

枝通。思慮恂達也。

耳目聰明。

其用心不勞。

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

都少此不得卻。又純任自然。此其道與。道本難言。故作。

擬議之詞。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常人之博辯無與道中之知慧。

聖人以斷之矣。

早有必論。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

道。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

深大莫測。故為無窮之藏。如此。則君

子之道。彼其外與。

以視君子之有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

蓋所謂不匱者。物自往而資焉。無為者也。此其道與。言此乃天地根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卷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渾乎陰陽之際。處於天地之間。混乎

之直且為人。

彼直姑且。將反於宗。物初之宗。自本觀

之生者。暗醜物也。

暗醜。聚氣也。言人生不。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同在。中又何足。果肅有理。木實草實。各有

分。是非。所以相序。次。

聖人遭之而不違。順其當

所以相齒。

者任之自合。聖人遭之而不違。然無意

必過之而不守。

聽其自然。調而應之。德也。調和其間

也。應德之及。偶而應之道也。

偶然相值。虛已以為。帝之

於人也。王之所起也。

即帝王由是興起。亦以此。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

郤猶隙也。白駒。隙中之光。日所照也。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興起貌。莫不出焉。生。油然溲然。歸虛貌。莫不入

焉。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者言。

曰。生物別乎。物曰人類。解其天殒。墮其天裘。囊弓曰殒。囊衣曰裘。惟至人能解墮。

之墮猶脫也。紛乎宛乎。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卽道家尸解之說。以上言生死無常。惟真得道者乃能復命歸根也。不形

之形。自無而有。卽已化而生也。形之不形。自有之無。卽又化而死也。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均此

之言而無至道之實。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求道於類。則不

相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焉。

於道得矣。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庚

萬物形形相禪。無往非道。然可見者道之粗。非其至也。惟能不落言詮。不參色相。獨於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者。躬身求之。庶幾默默昏昏。得其一萬事畢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者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

何其下邪。曰。在稊稗。皆草之似穀而實細者。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甃。甃。甌也。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東郭子不應。

道無在無不在。言在已非言期。更誤莊子特卽下者言之。正欲由此引伸。以開其悟。東郭未達。故曠而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豨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猶行家

也。瘠。每下愈況。況。比較之意。言之不應。以問時先有

成見。故不復質證。獨不觀司市之官。且

問及隘市之履狶乎夫狶之肥瘠不可知惟履其股
端益有便於泥比也猶之道無不女唯莫必無乎逃
在但自下者推之而高者自見矣

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至道若是本無大言亦
然汝以我前四言為瑣小不周徧感處皆言之三者異
知雖大言之理亦如是

名同實義同其指一也言說到周徧咸三字則如天
之不能逃乎道外隨在皆可見道者正是一理可嘗

見至道本無不在小言之如是大言之亦如是也嘗
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此更

之無不在而無在者精言之也謂汝果看破物相曷
試與游於虛無之中同合而論道之無所底止者乎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澹則
不自至於靜漠則不擾而自至於清調寥已吾志不紛
則不戾而自至於閑此皆無為故也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堯

至此則吾之志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夫志者心
寥無感色相空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即或見

志已寥然似無所謂往去而來不知其所止為往而
然正不能測其所至

復來亦未能測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是則純以
測其所止

或來更莫能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測其所終

但覺徜徉於馮大閔曠之處雖有過物物者主宰乎
人聰慧入於其中亦無以窮其涯涘

與物無際與物冥同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
不見邊際

各有邊際者謂之物際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際
則不可不可以言道也

之不際者也雖有際而實謂盈虛衰殺此皆彼為盈
虛非盈虛

道也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四者皆道為之而道實不與也
○由是以觀可見道雖主乎物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之中仍出于物之外非淪於無亦非著
於有無不在而實無在胡可得而期邪
道未嘗離物岐視之不可物不足盡道一視之亦
不可以為是則皆是以為非則盡非是是非是是
非非非悟得此
信乃可言道。

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假設三人將以明道也。神農隱

几闔戶晝瞑。柯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參推也。老龍死

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一驚。然放杖而笑。嚟然放杖聲甫驚旋

悟。曰。天知子僻陋慢訑。移僻陋偏僻孤陋。慢訑弛縱之意。故棄子而死。

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曰天者尊之詞言老龍

吉知子不足傳道故棄子而死乎。則死者長已矣其

抑以道之不可言傳無所用其發子之大言而死乎

則死者正。弇垆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卒

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謂神農也。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猶能默識老龍吉歸真之意。又況夫體道者乎。

此言抱道之人即密若無言自足敢發人心而為道中人所宗主如今之神農於道本無灼見譬之析秋

毫之末為萬一尚未得處其一特以老龍默爾大歸發其深省遂有契夫藏言而死之真以彼淺見且生

其覺悟深造可知信乎言藏而道益顯其視之無形維繫於道中者眾其啟迪於言外者多也。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冥冥自是道體而非以言論之則非。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二人皆

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禹名。曰。吾

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以無窮無

問無始亦寓名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

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惟深則意

得而忘言知之外矣惟淺則猶滯言詮與道為二故屬外於是泰清中

而歎曰聞未竟而遠歎也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

名無始曰語畢又申言也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無可問無應無可無問問之

是問窮也所謂貴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所謂門面語也以無內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至高過此然後絕塵方能遊乎太虛

道體蘊於虛無而體道以身卻從真實而得內修未至終日談元談妙總屬頑空不過乎崑崙則不

游乎太虛益見委務積神上通九天非激厲至精不足語斯詣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寓名問答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孰通熱窅然空然無無之狀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有曜無質是遣有歸空而之後所有者惟此無矣

未能無無也尙未能合曜與質脫然而忘并此無者亦遣之也及為無有矣

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是為無所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此窅然空然之境哉

虛極靜篤。有無俱遣。杳然空然。如是如是。

大馬之捶鉤者。

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鉤劍也。

年八十矣。而不失豪

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

有守者。不妄用其神也。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

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神以長得其用。專其神正以善其技。惟不

用。故能長。而況乎無不用者乎。

得其用也。神固無往而不用者乎。神固無往而不用者乎。

物孰不資焉。資不用以成其用。萬物皆然。物物者可知。

不用為用。大用出焉。妙萬物而物莫能離。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言未有天地其時古矣。然自古至今其所以為天地者。總是這箇。並不以有無而異也。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空

再求失問而退。雖少有領會。卻說不出。故失問也。

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

昭然。若解。今日吾昧然。復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然也。神者先受之。靈光乍露。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

求邪。轉念又狗。於迹象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此即古猶今之

謂天地自有之。無其所以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

乎。子孫皆繼體之名。觀於未有而有。天地不從可知

又同此無極自無可以之。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應矣。其言止。不可會其無矣。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於物之生死。可知矣。夫物之生死。天地為之。有生必

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固對待者也。然物自相生。惟

此生者獨不由生而死。物無不死。惟此死死者。獨不由死而生。無死無生。既有天地之後。如是。未有天地之先。亦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至於物之死生。如是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不皆對待者邪。既有對待。則其或死或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若夫皆不過後天血肉之軀耳。有先天地生者。物邪。未有天地。豈猶得以物目之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一有物出。已涉形器。猶其有物也。蓋以既落後天。猶不得為先乎物者矣。猶其有物也。猶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言由此有物而推之。則自一至萬生。生不已。所謂以形相禪。盈天地間皆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猶人之愛人。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念念輾轉相續。不絕與物之生。生不已者。同非其虛靈之體本如是。也是則卽後天以觀人物。舉所謂未有天地之先。湛然而長存者。可以悟矣。直揭道體深之又深。恍將太極未分之圖。曲曲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未有天地。與既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室。

有天地及天地間千變萬化皆不外此於此認得真看得破則滌除元覽直悟本根一刹那間已超界矣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將送也。無將迎者。與回敢問其遊。問何以遊。物俱化而無心也。回敢問其遊。問何以遊。仲

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物肆應而心不與之俱也。今之人內

化而外不化。心無主而物轉多滯礙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言

古之內不化者。常此無心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與

不化純。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豈復有心將迎而

任自然。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靡順之乎。但期與

之省事耳。道所謂和。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應舉羣聖人游息之區。蓋為無心任化者。顯示處所。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也。言

果能遊心於此。則雖儒墨之師。是非鋒起。猶不難。以物我渾忘者。和之又況今之蚩蚩者乎。聖人

處物不傷物。即所謂與物化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即

謂一不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順物。物

不將不迎。而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

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徒以身為外境。哀樂之寄

妄為真深。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彼但知見聞所及

於無所見聞處求。知能而不能所不能。但知力量

處求。所不能以為真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寄

免也。若第即尋常之知能而論。則有知即有不夫務

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殫竭心力。但

務求其免勞苦。終身究竟何益。是亦大可哀矣。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

所知則淺矣。必欲於知之所知。齊之使無所不知。是

不將不迎。游心於自然矣。外化而內不化。可以應

道不可名。故強為之容。元之又元。眾妙之門開矣。

陸方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刃而解。信哉。

